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犇潰戊午建康
嚴已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
救彭城壬申聃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
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
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
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
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聃太守沈璞到官
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
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
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
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去

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李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尚城衆謂璞曰虜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若以質衆能退敵宜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軍保之舟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

無合寧不懼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少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咸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十四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困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以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卯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以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懼民皆荷檐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發丁壯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

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列營周豆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劭出鎮石頭揔統水軍丹楊尹徐湛之守石頭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豆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氊屋魏主不飲南水以槖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槖駝名馬芽

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即噉之并十人進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好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劒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

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初上聞魏將攻青冠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受而飲之

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斬作浮橋二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素非我國人城東北是可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下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

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輩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符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比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

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爲北中郎
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帝還
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
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
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
民保聚鎮軍録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
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其
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
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
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
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

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拓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懼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羞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犇魏其子軌爲魏荆州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爵爵爽小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爲中書郎既而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犇汝南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改葬鑠以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爲潁州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秦湛之以爲廟筭遠圖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恣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弒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內申詔

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掃蕩穢令其會也可待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奬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會秀程天祚將荆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文藏質帥所領趣潼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請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人自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貪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衡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　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冀南道

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汜津南岸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注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憎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太聽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　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爲濟南王乃止孫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濬爲高陽王既而以王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弑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

馮翊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爲宰相録三省揔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怨之謀奪其權愛憤怒

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爲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

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侯之子也
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
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候
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弑南安王大
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
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
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
刑夷三族

太子劭弑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
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
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
止以尚在諒闇故祕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太子劭
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
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
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
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揔內政由是
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

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曙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王奴陳天與黃門陳虞國共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祖母天與爲隊主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爲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爲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虞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爲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楊州刺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楊州意謂已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

樂乃求鎮江陵上許之濬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已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三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爲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變服爲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昕家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

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昕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　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

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

嫌其非之[illegible]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illegible]語[illegible]遲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illegible]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持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爲逆

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束官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劭詐爲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

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晨當有大事望相與勠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幼冒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陳白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林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武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

未及荅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摯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宋法瑜奔告濬曰臺內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柰何濬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灋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且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劭

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
來所願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
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
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
無所及號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
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
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
爲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
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
義綦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
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
之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
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
將軍曾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
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中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
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
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
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
至五洲具言太子弑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
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
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
討逆不憂不濟也　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爲會州

省楊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爲司隸校尉
沖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爲太保荆州刺史
南譙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雍州
刺史臧質爲丹楊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爲會州刺
史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
啓饗士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弟僧
虔爲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　虔泣曰吾兄
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
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
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楷臨川哀王燁
桂陽孝侯覬新渝懷侯玠皆劭素所惡也瑾義欣

之子燁義慶之子覬義慶之弟子也劭密
之主書公弑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
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
之曰士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
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
之即命內外勒其府兵蕭斌曰今四方未
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
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
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一
峻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
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

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
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爲諮
參軍領中兵將軍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
參軍顏峻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兼揔內外以諮
參軍劉延孫爲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
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
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臧質爽俱詣江陵見
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敬等在建康
聞質舉兵皆逃亡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以
勳臣方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可遣
書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敬使大將軍義長
仁三十厚給賜之　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
竹陽庚子王命頗峻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郡
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
劭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兗冀二州刺史蕭
亮爲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爲青州刺史思話
仁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
改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
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
且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爲書與思話使
人張暢爲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
卯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

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忠賊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當須四方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又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正以弑逆寃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衍有言大漢之金貢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

哭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明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事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内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荆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揔中軍以從劭立妃殷氏爲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顔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

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爲已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爲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灋

夏賊不波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懸千里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爲丹楊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

同三司以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失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綦爲湘州刺史檀和之爲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亂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爲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狂先帝前[illegible]

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爲之溢劭手斬
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
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
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
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
乞恩拜爲大司馬封中山王拜蘇侯神爲驃騎將
軍以濬爲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
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
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
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
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

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爲大尉録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録尚書六條事楊州刺史隨王誕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爲領軍將軍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爲右僕射柳元景爲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爲右衛將軍張暢爲吏部尚書劉延孫顔竣並爲侍中五月癸酉朔貞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

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先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顔柳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蚌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絶東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節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内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衮冕服于宫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

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割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得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鋭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末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豬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褚湛之之南犇也濬即與褚妃離

絶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爲皇太后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爲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爲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爲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爲金紫光禄大夫謚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爲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領尚書令江北長史偃爲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

CamScanner

使者遣中兵參軍青州人[illegible]江陵戊申義
至帥衆十萬發江津舟艦[illegible]子愔爲輔國
將軍與左司馬望超民留鎮江陵朱脩之使發
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貳於己乃以
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
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
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
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僧猛於彭城不克僧猛與夏
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
奔晉葵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葵亦引兵
直趣歷陽與質永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

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
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
義綦爲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爲荆州刺史上
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
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
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
江脅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
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
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
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爲部下
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遣寶奔東海東海人殺
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世非亂世莫由
焉魯爽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
哉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使爽自示之并與
書曰僕荷任一方而疊生所統將帥輕師指往
翦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宴常或欲相見
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
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采石
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
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
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
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

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
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
中絶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
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
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
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宄從僕
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
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
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
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勲之固爭
遣勲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
勲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生還
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
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
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曾秀攻之不克屢爲
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
追脩之曰曾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
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終歸東
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退還始孰欲就然即下
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
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
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

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諶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船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荊州人吏者猶百餘舸質欲負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餘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已未解嚴　六日

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沖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皐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豫章太守樂安任蕃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

儒驥之兄弟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荆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誡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惜沮無復神守入内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比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攜息悟及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内擾亂自刃交横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楊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

惡其彊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楊州浙東五郡置
楊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
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
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
封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
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爲便上從之既而荆
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　上惡宗
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
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脩之書令永相
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
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
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
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戮之
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
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
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猶異於事爲重上
原之

竟陵王之叛

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
孫爲南兗州刺史　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
爲司空領南徐州刺史
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

王誕爲南兖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

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若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密以啓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

先以羽林禁兵配兖州刺史垣閬使以之鎮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人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閬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降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繫閬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爲慤所害委官間道欲赴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勒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兖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戡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

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仕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白城內出犇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犇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曜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身耳卿能爲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凡府州文武皆加秋以主簿劉琨之爲中兵參軍琨之導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

六月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到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開門納官軍不合未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於其上暴露之令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中軍長史濟陽蔡義爲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臣也子不可以棄母事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爲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嶽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

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以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劓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爲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濟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楊瑤坐與誕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爲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illegible]旨[illegible]勞廣陵[illegible]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葬[illegible]謂曰卿敢故觸王憲與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